

大學衍義補卷之一百四十六

明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江濬進呈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夷狄

征討綏和之義

上

周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程頤曰高宗商之高宗也天下之事既濟而遠伐
暴亂也威武可及而以救民爲心乃王者之事也
惟聖賢之君則可若騁威武忿不服貪土地則殘

民肆欲也。三年克之。見其勞憊之甚。

朱熹曰。三年克之。言其久而後克。戒不可輕動之意。

鄭汝諧曰。以高宗之盛而伐鬼方。猶三年而後克之。其可用小人而啟多事之源乎。无事之世。舍內治而幸邊功者。皆小人啟之也。

臣按先儒謂威武可及。而以救民爲心。乃王者之事也。惟聖賢之君則可。高宗商中興之君。雖不至於聖。亦不可不謂之賢君也。其所伐之鬼方。意其人必有可伐之罪。不得已而興師以弔。

民然而不急近功。不用非人。是以兵雖久用。而處之者有道。不至於罷敝。中國師雖遠出。而任之者得人。不至於別生他變。後世以帝王之師。爲弔伐之舉者。必須事出乎萬全。非萬全不可舉也。是故於未濟之初。審幾而緩進。於既濟之後。擇人而任用。

虞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眾。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眾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

其克有勲。

臣按此萬世中國帝王征討蠻夷之始。蓋夷有四。而居南方者謂之苗。苗民弗循正理。故帝舜遣禹征之。由此一事而觀。可見唐虞之世。非獨政教與後世不同。其征伐亦與後世不同也。何也。後世之征伐四夷。皆以其侵軼我邊境。戕賊我生靈。以故興師討之。而帝舜之命禹。大禹之誓眾。則惟數有苗之罪。所謂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責其行己之不循正道也。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責其用人之不循正道也。民棄不

保責其不循正道以恤民而致其怨天降之咎
責其不循正道以奉天而召其怒蓋以其人之
道還治其人之身未嘗有一言而及國家疆場
之事嗚呼此所以爲帝王之師也歟

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其首章曰六月棲棲

皇皇不安之貌

戎車

兵既飭也整

四牡騤騤

強貌

載是常服

戎事之常服

玁狁

孔

甚熾也盛也

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朱熹曰六月建未之月也成康既沒周室漸衰八

世而玁狁見侵逼近京邑宣王卽位命尹吉甫帥
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詩以序其事如此司馬

法冬夏不興師。今乃六月而出師者。以玃狁甚熾。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於是出征。以正王國也。

謝枋得曰。戎車曰旣飭。則車馬器械。士卒馬牛。無一物不整齊矣。四牡曰騤騤。則無一馬不精強矣。曰載是常服。則無一衣一裳不經點檢矣。

臣按

本朝學士朱善曰。先王之法。夷狄侵中國。臣子背君父。皆天下之大變。諸侯有能討之者。許之先發。而後聞其急如此。所以然者。以中國不可

一日而不尊。天理不可一日而不明也。今玃狁內侵不得已而應之。雖六月出師。而人不以為暴者。知其過之不在於君上。蓋以為所以勞我者。乃所以安我也。匡之為言正也。夷狄橫則中國危。攘夷狄固所以正中國也。

其第四章曰。玃狁匪茹。度也。整居焦名地。獲名地。侵鎬名地。及

方。方朔至于涇陽。言其深。織同。文鳥章。鳥準之章。白旆。繼旄。央

央。鮮明貌。元戎。戎車。十乘。以先啟也。開行。道也。啟行。猶言發程。

朱熹曰。言玃狁不自量度。深入為寇。如此是以建此旌旗。選鋒銳進。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

臧有所不戰。戰必勝矣。

王安石曰。元戎十乘。所謂選鋒也。兵法。兵無選鋒曰北。

臣按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左傳師直爲壯。曲爲老。所以然者。惟其辭直。故其氣壯。惟其用之以律。故每事而盡善。今宣王興六月之師。因玃狁深入我地。不得已而應之。其辭直矣。其辭旣直。是以聲罪致討。而我三軍莫不懷敵愾之心。其氣安得而不壯哉。辭直而氣壯。而又選諸隊伍之中。簡其鋒銳之士。使之開先啟行。其旗旐

鮮明兵甲犀利無一事之不盡善此其所以爲王者之師彼區區醜虜惡足以當我之鋒哉。

其五章曰戎車旣安如輕

車之覆而前也

如軒

車之卻而後也

四牡

旣估

壯健貌

旣估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

地名

朱熹曰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

治戎狄之法如此。

臣按漢書嚴尤曰宣帝時玁狁內侵命將征之

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蝨蟲之螫驅之

而已朱熹解薄伐玁狁至于太原以爲先王治

戎狄之法如此而謝枋得亦言薄伐者叛則伐

之服則舍之窮追遠討也由是觀之可見先王之治戎狄以吾邊境為限越境而入者則治之不及吾境者則不治焉

詩序采芑宣王南征也其首章曰薄言采芑苦于彼

新田二歲曰新田于此菑田一歲畝方叔泣臨也止其車三千

師眾也干扞也之試肄習方叔率總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

翼順序貌路車戎車有奭赤貌簟第以車簟為車蔽魚服鉤膺馬婁領有

鉤而在膺有綽轡也革轡首也

朱熹曰方叔宣王卿士受命為將者也其車三千

法當用三十萬眾然此亦極其盛而言未必實有

此數也。宣王之時，蠻荆背畔。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曰：薄言采芑，則于彼新田，于此畱畝矣。方叔涖止，則其車三千，師干之試矣。又遂言其車馬之美，以見軍容之盛也。

其卒章曰：蠢

動而無知之貌

爾蠻

荆州之蠻

荆。大邦爲讎。方叔元

大也老克壯其猷

謀也

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

眾也

嘽嘽嘽嘽。

盛也

如霆

疾雷

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

來威。

朱熹曰：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

臣按中國之外有四夷。惟南蠻北狄最爲中國患。而在帝世已有有苗之師矣。北狄之寇見於經者。始於宣王之世。是時北有玁狁之征。六月之師是也。南有蠻荆之伐。采芑之詩是也。說者謂二詩皆班師時作。六月之辭迫。采芑之辭緩。六月以計而定。采芑以威而服也。雖然時世不同。而夷狄之盛衰亦異。南與北殊俗。古與今殊時。強與弱殊勢。所謂計與威。不可以偏廢。又在使用之何如耳。苟北伐而有文武之吉甫。南征而有壯猷之方叔。上之人用得其人。而又委任之。

專則成功不難而夷狄賓服矣。

詩序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

淮夷其首章曰江漢浮浮

水盛貌

武夫滔滔

順流貌

匪安

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

來鋪

陳也

朱熹曰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鋪陳師以伐之也

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此章總序

其事言行者皆莫敢安徐而曰吾之來也惟淮夷

是求是伐耳

其二章曰江漢湯湯武夫洸洸

武貌

經營四方告成于

王四方既平。王國庶

幸也。

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輔廣曰。四方既平。則王國庶可平定。所謂柔遠能
邇也。時靡有爭。王心載寧。又見宣王以天下爲心。
一有爭鬪。則心之不安也。讀此章見宣王能以天
下之心爲心。而召公又以宣王之心爲心也。

臣按周室至厲王出居于彘。國勢中微矣。宣王
卽位。北伐玁狁。則命吉甫。南征蠻荆。則命方叔。
至於討淮南之夷。則又得召虎焉。召公既自疾
其驅而一時從行之人。亦莫敢安徐焉。旣而經
營四方。告成于王。止曰王國庶定而已。庶之云

者。昔人謂幸其僅然。非以是爲美也。此無他用。兵非人主之美事。不得已而興師。以遏絕亂略。焉耳。非以快吾所大欲也。

漢宣帝時。先零羌揚玉叛。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對曰。亡踰於老臣者。上問當度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遙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

臣按。充國謂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度。此真老將諳練之言。彼不出國門。而任己意。以節制千

里之外。固有幸而中者矣。要之不可爲法也。

趙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卽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乃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兵勿擊。遣候騎四望。陁中無虜。乃引兵進。召諸校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_{塞也}。四望陁中。兵豈能入哉。充國常以遠斥

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

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

臣按充國謂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此有國者馭虜之法。充國行兵。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此可以爲將兵者持重之法。

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以七月上旬齋三十日糧。分

兵並出。擊罕

口堅反

并音其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冬復擊

之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以爲一馬自佗負三

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

追逐。虜必商

度計

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